



從帝大到臺大，技師、治療師、律師

——三代情牽臺大一甲子

文・照片提供／簡文仁（1978 物理治療學系畢；國泰醫院復健科）

昭和15年（民國29年），先父進入臺大醫院的前身，日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解剖學教室當日本教授的助手，30年後，民國59年，內人進入文學院外文系的夜間部就讀，再過30年，民國89年，小兒子也考進社科院政治系，至於我自己，則是民國63年，考入醫學院復健醫學系（81年改制為物理治療學系），一直到小兒子去年從法律系畢業，前後三代，情牽臺大超過一甲子，當然也希望這個情緣能夠四代、五代一直結下去，百年不斷。

小時候，有記憶以來，父親就是一名礦工；在北海岸各個礦場間流浪做工，直到民國49年，落腳萬里鄉之後，才不再搬家，父親和臺大醫院之間的聯結，只有牆上的喜幛落款，一些簡易醫療設備，及日本教授送給父親的一只大皮箱和一個大衣櫃。這個大衣櫃的5個大抽屜，分別寫著文仁、文義、文禮、文智和文信，是日本教授5個兒子的名字，父親也依序幫我們取名，巧合的是，在小弟文信出生4個多月後，父親便過逝了，剛好完成五常（仁義禮智信）的德目，沒有缺德。

比較鮮活的就是父親酒後醉言醉語的臺大往事，日本教授如何愛護他，外省來的教授如何欺負他，我當時年紀小，既不懂聽，也不懂問，只覺得爸爸醉了，該睡覺了。反而是媽媽懂得醫療，在鄉下，利用爸爸



簡文仁 1978 年自復健醫學系畢業，著學士服攝於傳鐘前。

的簡易醫療設備，配合寄藥包的制度，幫鄉親配藥、洗眼睛，甚至打針、換傷口，多年後，我才知道那叫密醫，叫蒙古大夫，只是媽媽辯解說，日本教授有幫爸爸提報資格，後來還換成總統牌醫師執照，只是因為常搬家，所以掉了。總之，父親一生潦倒不得志，民國61年，才55歲就因肝硬化過世了，我將他和臺大重做聯結，要從蔡錫圭教授說起。

民國86年的某一天，蔡教授帶他女兒到國泰醫院做治療，他一進治療室就盯著我看，我還奇怪，蔡教授這麼厲害，還記得我上過他的解剖學嗎？沒想到他一開口，就用臺語問我『簡仔是你什麼人？』我聞之

一震，「簡仔」就是親朋好友對父親的稱呼。蔡教授說，去年解剖學科成立 60 周年，要作歷史回顧時，一直找不到我父親，才會在見到我時，有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幾天後送我一張 50 年前解剖學教室 10 周年慶的合照，父親就站在第二排第一位，令我激動得當場落淚。

蔡教授還告訴我，日本森於菟教授很照顧父親，還配有宿舍給他，但日本戰敗後，中國政府來接收，外省教授住進父親的宿舍後，因為各方面不合，常起衝突，二二八後父親便躲開了。一年後，那位教授也回大陸了，真可惜，如果他能多忍一點，也不會離開臺大了。人生就是一連串的機緣，無所謂好壞，如果父親沒有離開臺大，也不會躲到三芝山上認識母親，也就組不成我們這一家了。

民國 63 年，一個萬里鄉下，失怙的孤兒，提著一只硬殼的 007 皮箱，踏入了臺灣最高的學術殿堂，憧憬著「復健醫學」的光明前景。後來才知道，這不是醫師的大門，是物理治療師的陷阱，但在當時選校不選系的氛圍中，臺大第一，加上家中經濟的考量，不敢重考，也只好留了下來，但也因為這樣的機緣，讓

我認識了太太，組成了現在的家庭。

大二時，因為有醫學院的課、有總區的課，所以常在羅斯福路上等公車，當時陸橋下公車站有一家「香草山書店」，在等公車時，便會在書店內東翻翻，西看看，有一天，一不小心，打翻了書架上的書，店內的一位女店員，不但沒有白眼，還親切地幫忙撿書，讓我留下很好的印象，尤其是她慧黠的眼睛，甜美的笑容，成了我日後等車時的期盼，一段時間後，才知道她是外文系夜間部的學姊，更慘的是明明是嬌滴滴的小女孩，怎麼會是大五的學姊，足足大了我 4 歲多呢？但是沒辦法，我已經愛上她了！

接下來，當然歷經了轟轟烈烈的家庭革命，我的家庭和她的家庭，我母親認為又不是娶不到老婆，為什麼要找一位大了 4 歲的人呢？她的家庭反對更強烈，一個沒有父親、沒有資產，還帶著 5 個弟妹的鄉下窮學生，能給她什麼幸福？她承擔不起這個家庭長媳的責任，我印象還很深刻，一個人，隻身舌辯她們的家族會議，甚至連平均壽命女大於男，剛好可以白頭偕老的論調都出來了。這段戀情，幾乎像極了電影小說



1946 年 4 月，臺大解剖學科成立 10 週年紀念，主持人森於菟教授（中坐者）與同仁合影。旁為夫人及其子女。第二排左 1 為簡文仁尊翁簡錫昌先生，前排坐者左 1 為杜聰明教授。



簡文仁與林月修、2個兒子正宇和正民，單車悠遊臺大。
(1994. 3. 20)

中的情節。

畢竟，臺大人的毅力是堅忍不拔的，我們成功了。大三訂婚，大四結婚，班上同學喝完喜酒後，他們去畢業旅行，我們去蜜月旅行，搭公路局客運班車的克難之旅。回來後，借住在聯誼治療組舒孝雯學姊的家中，一方面繼續三總的實習，一方面展開我的新婚生活。

我會早婚，其實有多重的因素，太太不敢等是其一，其二就是我的早熟，鄉下孩子，雜事做多，風吹日曬，外貌較『臭老』，所以，大一進來，就有綽號叫我『簡爸爸』，這也成了日後我談養生、談健康的淵源所在，當我兒子讀大學時，他們常說我比較像學長，不像家長。的確，青春是可以要回來的，只要你的心態夠年輕。

我大一住校總區第12宿舍，在新生大樓上課，大二搬到紹興南街法學院第4宿舍，大三則大多在臺大醫院復健大樓上課，到了大四，

也外放到真光育幼院、三軍總醫院等實習，可以說又像回到小時候，四處流浪，時時接受新的刺激，要做出不同的反應，必須能屈能伸。

民國89年，我的小兒子正民考入政治系，我們家又多了一位臺大人。這個小兒子有點另類，他在成功高中讀了一年，覺得沒有自我，便對我說，他想轉到沒有壓力的學校，也就是汀州路上我們過去稱「雅禮補校」的南華中學，班上多是歐吉桑、歐巴桑，沒有人管，讀了2年，竟也考上了臺大政治系，成了受該校表揚的傑出校友呢！

政治系唸了1、2年，又想轉法律系，又想讀會計系，我也不清楚他的狀況，只知道他成了班上的怪咖，年年收到學校寄的畢業典禮邀請函，終於在96年畢業，畢業證書上寫的是法律系財法組，現在當兵中。

去年，我當物理治療學系系友會長，正逢學系40周年紀念，和景福基金會陳維昭董事長合辦2007臺大醫學校區全球校友大會，獲得很好的迴響。

今年，又逢臺大80，校友雙月刊闢有「臺大家族」專欄談臺大三代情緣，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些陳年往事，也希望大家共襄盛舉，一起鬥熱鬧，為臺大80、臺大頂尖100而歡呼，並迎接下一個臺大100。 

臺大 PT 四十週年

不進臺大 不知學問有多少
不讀 PT 不知手腳有多巧
不走臨床 不知健康多麼好
不做研究 不知生命多難考
不得不努力

簡文仁登玉山，倒立於山巔看天下。

